紅樓夢/第05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五十二回　俏平兒情掩蝦鬚鐲　勇晴雯病補雀金裘

賈母道：“正是這話了。上次我要說這話，我見你們的大事多，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，你們固然不敢抱怨，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，就不体貼你們這當家人了。你既這麼說出來，更好了。”因此時薛姨媽李嬸都在座，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來請安，還未過去，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：“今兒我才說這話，素日我不說，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，二則眾人不伏。今日你們都在這里，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，還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？”薛姨媽，李嬸，尤氏等齊笑說：“真個少有。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，實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。就是老太太跟前，也是真孝順。”賈母點頭歎道：“我雖疼他，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。”鳳姐兒忙笑道：“這話老祖宗說差了。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，怕活不長。世人都說得，人人都信，獨老祖宗不當說，不當信。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，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？只怕我明兒還胜老祖宗一倍呢！我活一千歲後，等老祖宗歸了西，我才死呢。”賈母笑道：“眾人都死了，單剩下咱們兩個老妖精，有什麼意思。”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寶玉因記挂著晴雯襲人等事，便先回園里來。到房中，藥香滿屋，一人不見，只見晴雯獨臥于炕上，臉面燒的飛紅，又摸了一摸，只覺燙手。忙又向爐上將手烘暖，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，也是火燒。因說道：“別人去了也罷，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，各自去了？”晴雯道：“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，麝月是方才平兒來找他出去了。兩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說什麼。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。”寶玉道：“平兒不是那樣人。況且他并不知你病特來瞧你，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，偶然見你病了，隨口說特瞧你的病，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的常事。便不出去，有不是，與他何干？你們素日又好，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。”晴雯道：“這話也是，只是疑他為什麼忽然間瞞起我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讓我從後門出去，到那窗根下聽聽說些什麼，來告訴你。”說著，果然從後門出去，至窗下潛聽。

只聞麝月悄問道：“你怎麼就得了的？”平兒道：“那日洗手時不見了，二奶奶就不許吵嚷，出了園子，即刻就傳給園里各處的媽媽們小心查訪。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，本來又窮，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，拿了起來也是有的。再不料定是你們這里的。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里，你們這里的宋媽媽去了，拿著這支鐲子，說是小丫頭子墜兒偷起來的，被他看見，來回二奶奶的。我赶著忙接了鐲子，想了一想：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，爭胜要強的，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，剛冷了一二年間，還有人提起來趁願，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。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。偏是他這樣，偏是他的人打嘴。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，千萬別告訴寶玉，只當沒有這事，別和一個人提起。第二件，老太太，太太聽了也生氣。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。所以我回二奶奶，只說：‘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，誰知鐲子褪了口，丟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沒看見。今兒雪化盡了，黃澄澄的映著日頭，還在那里呢，我就揀了起來。’二奶奶也就信了，所以我來告訴你們。你們以後防著他些，別使喚他到別處去。等襲人回來，你們商議著，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。”麝月道：“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，怎麼這麼眼皮子淺。”平兒道：“究竟這鐲子能多少重，原是二奶奶說的，這叫做‘蝦鬚鐲’，倒是這顆珠子還罷了。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，要告訴了他，他是忍不住的。一時氣了，或打或罵，依舊嚷出來不好，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。”說著便作辭而去。

寶玉聽了，又喜又氣又歎。喜的是平兒竟能体貼自己，氣的是墜兒小竊，歎的是墜兒那樣一個伶俐人，作出這丑事來。因而回至房中，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。又說：“他說你是個要強的，如今病著，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，等好了再告訴你。”晴雯聽了，果然氣的蛾眉倒蹙，鳳眼圓睜，即時就叫墜兒。寶玉忙勸道：“你這一喊出來，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之心了。不如領他這個情，過後打發他就完了。”晴雯道：“雖如此說，只是這口氣如何忍得！”寶玉道：“這有什麼氣的？你只養病就是了。”

晴雯服了藥，至晚間又服二和，夜間雖有些汗，還未見效，仍是發燒，頭疼鼻塞聲重。次日，王太醫又來診視，另加減湯劑。雖然稍減了燒，仍是頭疼。寶玉便命麝月：“取鼻煙來，給他嗅些痛打幾個嚏噴，就通了關竅。”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一個扁盒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便揭翻盒扇，里面有西洋琺琅的黃髮赤身女子，兩肋又有肉翅，里面盛著些真正汪恰洋煙。晴雯只顧看畫兒，寶玉道：“嗅些，走了氣就不好了。”晴雯聽說，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，不怎樣。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。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門，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，眼淚鼻涕登時齊流。晴雯忙收了盒子，笑道：“了不得，好爽快！拿紙來。”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，晴雯便一張一張的

拿來醒鼻子。寶玉笑問：“如何？”晴雯笑道：“果覺通快些，只是太陽還疼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越性盡用西洋藥治一治，只怕就好了。”說著，便命麝月：“和二奶奶要去，就說我說了：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，叫做‘依弗哪’，找尋一點兒。”麝月答應了，去了半日，果拿了半節來。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，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，將那藥烤和了，用簪挺攤上。晴雯自拿著一面靶鏡，貼在兩太陽上。麝月笑道：“病的蓬頭鬼一樣，如今貼了這個，倒俏皮了。二奶奶貼慣了，倒不大顯。”說畢，又向寶玉道：“二奶奶說了：明日是舅老爺生日，太太說了叫你去呢。明兒穿什麼衣裳？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，省得明兒早起費手。”寶玉道：“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。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。”說著，便起身出房，往惜春房中去看畫。

剛到院門外邊，忽見寶琴的小丫鬟名小螺者從那邊過去，寶玉忙赶上問：“那去？”小螺笑道：“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，我如今也往那里去。”寶玉聽了，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。不但寶釵姊妹在此，且連邢岫煙也在那里，四人圍坐在熏籠上敘家常。紫鵑倒坐在暖閣里，臨窗作針黹。一見他來，都笑說：“又來了一個！可沒了你的坐處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好一幅‘冬閨集艷圖’！可惜我遲來了一步。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暖，這椅子坐著并不冷。”說著，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著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。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，里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單瓣水仙，點著宣石，便极口贊：“好花！這屋子越發暖，這花香的越清香。昨日未見。”黛玉因說道：“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嬸子送薛二姑娘的，兩盆腊梅，兩盆水仙。他送了我一盆水仙，他送了蕉丫頭一盆腊梅。我原不要的，又恐辜負了他的心。你若要，我轉送你如何？”寶玉道：“我屋里卻有兩盆，只是不及這個。琴妹妹送你的，如何又轉送人，這個斷使不得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一日藥吊子不離火，我竟是藥培著呢，那里還擱的住花香來熏？越發弱了。況且這屋子里一股藥香，反把這花香攪坏了。不如你抬了去，這花也清淨了，沒雜味來攪他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屋里今兒也有病人煎藥呢，你怎麼知道的？”黛玉笑道：“這話奇了，我原是無心的話，誰知你屋里的事？你不早來聽說古記，這會子來了，自驚自怪的。”

寶玉笑道：“咱們明兒下一社又有了題目了，就詠水仙腊梅。”黛玉聽了，笑道：“罷，罷！我再不敢作詩了，作一回，罰一回，沒的怪羞的。”說著，便兩手握起臉來。寶玉笑道：“何苦來！又奚落我作什麼。我還不怕臊呢，你倒握起臉來了。”寶釵因笑道：“下次我邀一社，四個詩題，四個詞題。每人四首詩，四闋詞。頭一個詩題《詠〈太極圖〉》，限一先的韻，五言律，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，一個不許剩。”寶琴笑道：“這一說，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，這分明難人。若論起來，也強扭的出來，不過顛來倒去弄些《易經》上的話生填，究竟有何趣味。我八歲時節，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

買洋貨，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，才十五歲，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，也披著黃頭髮，打著聯垂，滿頭帶的都是珊瑚，貓兒眼，祖母綠這些寶石，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，帶著倭刀，也是鑲金嵌寶的，實在畫兒上的也沒他好看。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，會講五經，能作詩填詞，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事官，煩他寫了一張字，就寫的是他作的詩。”眾人都稱奇道异。寶玉忙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拿出來我瞧瞧。”寶琴笑道：“在南京收著呢，此時那里去取來？”寶玉聽了，大失所望，便說：“沒福得見這世面。”黛玉笑拉寶琴道：“你別哄我們。我知道你這一來，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里，自然都是要帶了來的，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。他們雖信，我是不信的。”寶琴便紅了臉，低頭微笑不語。寶釵笑道：“偏這個顰兒慣說這些白話，把你就伶俐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若帶了來，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。”寶釵笑道：“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，知道在那個里頭呢！等過日收拾清了，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。”又向寶琴道：“你若記得，何不念念我們聽聽。”寶琴方答道：“記得是首五言律，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。”寶釵道：“你且別念，等把雲兒叫了來，也叫他聽聽。”說著，便叫小螺來吩咐道：“你到我那里去，就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外國美人來了，作的好詩，請你這’詩瘋子’來瞧去，再把我們‘詩呆子’也帶來。”小螺笑著去了。

半日，只聽湘雲笑問：“那一個外國美人來了？”一頭說，一頭果和香菱來了。眾人笑道：“人未見形，先已聞聲。”寶琴等忙讓坐，遂把方才的話重敘了一遍。湘雲笑道：“快念來聽聽。”寶琴因念道：

昨夜朱樓夢，今宵水國吟。

島雲蒸大海，嵐氣接叢林。

月本無今古，情緣自淺深。

漢南春歷歷，焉得不關心。

眾人聽了，都道“難為他！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。”一語未了，只見麝月走來說：“太太打發人來告訴二爺，明兒一早往舅舅那里去，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，不得親自來。”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：“是。”因問寶釵寶琴可去。寶釵道：“我們不去，昨兒單送了禮去了。”大家說了一回方散。

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，自己落後。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：“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。”寶玉道：“自然等送了殯才來呢。”黛玉還有話說，又不曾出口，出了一回神，便說道：“你去罷。”寶玉也覺心里有許多話，只是口里不知要說什麼，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“明兒再說罷。”一面下了階磯，低頭正欲邁步，复又忙回身問道：“如今的夜越發長了，你一夜咳嗽幾遍？醒幾次？”黛玉道：“昨兒夜里好了，只嗽了兩遍，卻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，就再不能睡了。”寶玉又笑道：“正是有句要緊的話，這會子才想起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挨過身來，悄悄道：“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——”一語未了，只見趙姨娘走了進來瞧黛玉，問：“姑娘這兩天好？”黛玉便知他是從探春處來，從門前過，順路的人情。黛玉忙陪笑讓坐，說：“難得姨娘想著，怪冷的，親身走來。”又忙命倒茶，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。寶玉會意，便走了出來。

正值吃晚飯時，見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又囑他早去。寶玉回來，看晴雯吃了藥。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閣來，自己便在晴雯外邊。又命將熏籠抬至暖閣前，麝月便在熏籠上。一宿無話。至次日，天未明時，晴雯便叫醒麝月道：“你也該醒了，只是睡不夠！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，我叫醒他就是了。”麝月忙披衣起來道：“咱們叫起他來，穿好衣裳，抬過這火箱去，再叫他們進來。老嬤嬤們已經說過，不叫他在這屋里，怕過了病氣。如今他們見咱們擠在一處，又該嘮叨了。”晴雯道：“我也是這麼說呢。”二人才叫時，寶玉已醒了，忙起身披衣。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，收拾妥當了，才命秋紋檀雲等進來，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。麝月道：“天又陰陰的，只怕有雪，穿那一套氈的罷。”寶玉點頭，即時換了衣裳。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蓮紅棗兒湯來，寶玉喝了兩口。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，寶玉噙了一塊。又囑咐了晴雯一回，便往賈母處來。

賈母猶未起來，知道寶玉出門，便開了房門，命寶玉進去。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里也睡未醒。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荔色哆羅呢的天馬箭袖，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邊的排穗褂子。賈母道：“下雪呢么？”寶玉道：“天陰著，還沒下呢。”賈母便命鴛鴦來：“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罷。”鴛鴦答應了，走去果取了一件來。寶玉看時，金翠輝煌，碧彩閃灼，又不似寶琴所披之鳧靨裘。只聽賈母笑道：“這叫作‘雀金呢’，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。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，這件給你罷。”寶玉磕了一個頭，便披在身上。賈母笑道：“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。”寶玉答應了，便出來，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。因自那日鴛鴦發誓決絕之後，他總不和寶玉講話。寶玉正自日夜不安，此時見他又要回避，寶玉便上來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瞧瞧，我穿著這個好不好。”鴛鴦一摔手，便進賈母房中來了。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

房中，與王夫人看了，然後又回至園中，與晴雯麝月看過後，至賈母房中回說：“太太看了，只說可惜了的，叫我仔細穿，別遭踏了他。”賈母道：“就剩下了這一件，你遭踏了也再沒了。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。”說著又囑咐他：“不許多吃酒，早些回來。”寶玉應了幾個“是”。

老嬤嬤跟至廳上，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和王榮，張若錦，趙亦華，錢啟，周瑞六個人，帶著茗煙，伴鶴，鋤藥，掃紅四個小廝，背著衣包，抱著坐褥，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，早已伺候多時了。老嬤嬤又吩咐了他六人些話，六個人忙答應了幾個“是”，忙捧鞭墜鐙。寶玉慢慢的上了馬，李貴和王榮籠著嚼環，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，張若錦，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後身。寶玉在馬上笑道：“周哥，錢哥，咱們打這角門走罷，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。”周瑞側身笑道：“老爺不在家，書房天天鎖著的，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雖鎖著，也要下來的。”錢啟李貴等都笑道：“爺說的是。便托懶不下來，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，雖不好說爺，也勸兩句。有的不是，都派在我們身上，又說我們不教爺禮了。”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來。

正說話時，頂頭果見賴大進來。寶玉忙籠住馬，意欲下來。賴大忙上來抱住腿。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，笑攜他的手，說了幾句話。接著又見一個小廝帶著二三十個拿掃帚簸箕的人進來，見了寶玉，都順牆垂手立住，獨那為首的小廝打千兒，請了一個安。寶玉不識名姓，只微笑點了點頭兒。馬已過去，那人方帶人去了。于是出了角門，門外又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并幾個馬夫，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。一出了角門，李貴等都各上了馬，前引傍圍的一陣煙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里晴雯吃了藥，仍不見病退，急的亂罵大夫，說：“只會騙人的錢，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。”麝月笑勸他道：“你太性急了，俗語說：’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。’又不是老君的仙丹，那有這樣靈藥！你只靜養幾天，自然好了。你越急越著手。”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：“那里鑽沙去了！瞅我病了，都大膽子走了。明兒我好了，一個一個的才揭你們的皮呢！”唬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來問：“姑娘作什麼。”晴雯道：“別人都死絕了，就剩了你不成？”說著，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。晴雯道：“你瞧瞧這小蹄子，不問他還不來呢。這里又放月錢了，又散果子了，你該跑在頭里了。你往前些，我不是老虎吃了你！”墜兒只得前湊。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，向枕邊取了一丈青，向他手上亂戳，口內罵道：“要這爪子作什麼？拈不得針，拿不動線，只會偷嘴吃。眼皮子又淺，爪子又輕，打嘴現世的，不如戳爛了！”墜兒疼的亂哭亂喊。麝月忙拉開墜兒，按晴雯睡下，笑道：“才出了汗，又作死。等你好了，要打多少打不的？這會子鬧

什麼！”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，說道：“寶二爺才告訴了我，叫我告訴你們，墜兒很懶，寶二爺當面使他，他撥嘴兒不動，連襲人使他，他背後罵他。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，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。”宋嬤嬤聽了，心下便知鐲子事發，因笑道：“雖如此說，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，再打發他。”晴雯道：“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，什麼‘花姑娘’‘草姑娘’，我們自然有道理。你只依我的話，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。”麝月道：“這也罷了，早也去，晚也去，帶了去早清靜一日。”

宋嬤嬤聽了，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，打點了他的東西，又來見晴雯等，說道：“姑娘們怎麼了，你侄女兒不好，你們教導他，怎麼攆出去？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。”晴雯道：“你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，與我們無干。”那媳婦冷笑道：“我有膽子問他去！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？他縱依了，姑娘們不依，也未必中用。比如方才說話，雖是背地里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。在姑娘們就使得，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。”晴雯聽說，一發急紅了臉，說道：“我叫了他的名字了，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，說我撒野，也攆出我去。”麝月忙道：“嫂子，你只管帶了人出去，有話再說。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？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？別說嫂子你，就是賴奶奶林大娘，也得擔待我們三分。便是叫名字，從小兒直到如今，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，你們也知道的，恐怕難養活，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，各處貼著叫萬人叫去，為的是好養活。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，何況我們！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‘爺’，老太太還說他呢，此是一件。二則，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，可不叫著名字回話，難道也稱‘爺’？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個字念二百遍，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！過一日嫂子閒了，在老太太，太太跟前，聽聽我們當著面兒叫他就知道了。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，太太跟前當些体統差事，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，怪不得不知我們里頭的規矩。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，再一會，不用我們說話，就有人來問你了。有什麼分證話，且帶了他去，你回了林大娘，叫他來找二爺說話。家里上千的人，你也跑來，我也跑來，我們認人問姓，還認不清呢！”說著，便叫小丫頭子：“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！”那媳婦聽了，無言可對，亦不敢久立，賭氣帶了墜兒就走。宋媽媽忙道：“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，你女兒在這屋里一場，臨去時，也給姑娘們磕個頭。沒有別的謝禮，——便有謝禮，他們也不希罕，——不過磕個頭，盡了心。怎麼說走就走？”墜兒聽了，只得翻身進來，給他兩個磕了兩個頭，又找秋紋等。他們也不睬他。那媳婦嗐聲歎氣，口不敢言，抱恨而去。

晴雯方才又閃了風，著了氣，反覺更不好了，翻騰至掌燈，剛安靜了些。只見寶玉回來，進門就嗐聲跺腳。麝月忙問原故，寶玉道：“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這個褂子，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，幸而天晚了，老太太，太太都不理論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脫下

來。麝月瞧時，果見有指頂大的燒眼，說：“這必定是手爐里的火迸上了。這不值什麼，赶著叫人悄悄的拿出去，叫個能干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。”說著便用包袱包了，交與一個媽媽送出去。說：“赶天亮就有才好。千萬別給老太太，太太知道。”婆子去了半日，仍舊拿回來，說：“不但能干織補匠人，就連裁縫繡匠并作女工的問了，都不認得這是什麼，都不敢攬。”麝月道：“這怎麼樣呢！明兒不穿也罷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明兒是正日子，老太太，太太說了，還叫穿這個去呢。偏頭一日燒了，豈不掃興。”晴雯聽了半日，忍不住翻身說道：“拿來我瞧瞧罷。沒個福氣穿就罷了。這會子又著急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話倒說的是。”說著，便遞與晴雯，又移過燈來，細看了一會。晴雯道：“這是孔雀金線織的，如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象界線似的界密了，只怕還可混得過去。”麝月笑道：“孔雀線現成的，但這里除了你，還有誰會界線？”晴雯道：“說不得，我掙命罷了。”寶玉忙道：“這如何使得！才好了些，如何做得活。”晴雯道：“不用你蝎蝎螫螫的，我自知道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坐起來，挽了一挽頭髮，披了衣裳，只覺頭重身輕，滿眼金星亂迸，實實撐不住。若不做，又怕寶玉著急，少不得恨命咬牙捱著。便命麝月只幫著拈線。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，笑道：“這雖不很象，若補上，也不很顯。”寶玉道：“這就很好，那里又找哦羅嘶國的裁縫去。”晴雯先將里子拆開，用茶杯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，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，然後用針紉了兩條，分出經緯，亦如界線之法，先界出地子後，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。補兩針，又看看，織補兩針，又端詳端詳。無奈頭暈眼黑，氣喘神虛，補不上三五針，伏在枕上歇一會。寶玉在旁，一時又問：“吃些滾水不吃？”一時又命：“歇一歇。”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，一時又命拿個拐枕與他靠著。急的晴雯央道：“小祖宗！你只管睡罷。再熬上半夜，明兒把眼睛摳摟了，怎麼處！”寶玉見他著急，只得胡亂睡下，仍睡不著。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，剛剛補完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來。麝月道：“這就很好，若不留心，再看不出的。”寶玉忙要了瞧瞧，說道：“真真一樣了。”晴雯已嗽了幾陣，好容易補完了，說了一聲：“補雖補了，到底不象，我也再不能了！”嗳喲了一聲，便身不由主倒下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